

後

漢

紀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六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後漢紀孝獻皇帝卷第二十六

袁宏

初平元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天下侍中周處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曰夫廢立事大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以紹爲渤海太守癸丑卓殺弘農王卓使郎中令王儒進酖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

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
土頽身為帝王兮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
莞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悲王謂唐姬曰卿故
王者妃勢不為吏民妻矣自愛從此與卿辭遂飲藥
而死帝聞之降坐盡哀是時冀州刺史韓馥豫州刺
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渤海太守袁
紹東海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河南太守王匡濟
北相鮑信後將軍袁術議郎曹操等並興義兵將以
誅卓衆各數萬人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操
行奮武將軍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誅卓比至南陽
衆數萬人卓以堅為破虜將軍冀其和弭堅討卓逾

壯進屯陽人卓大怒遣胡軫呂布擊堅戰于建平堅
大破之卓以山東兵盛欲徙都關中召公卿議曰高
祖都關中十一世後漢中興東都洛陽從光武至今
復十二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百官無敢應
者司徒楊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
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諭
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變焚燒長
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存光武受命更都洛
陽此其宜也方今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宗
廟宮殿棄先帝園陵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蠟
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黃巾作亂所在賊起長安峻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木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帝故陶作甄處一朝一夕可辦宮室官府盍何足言百姓小人何足與議若有前却以我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失色太尉黃琬曰此大事楊公語得無可思乎司空荀爽曰相國豈樂遷都邪今山東兵起非可一日禁也而關西尚靜故當遷之以圖秦漢之勢也堅爭不止禍必有所歸吾不爲也卓使有司奏免二公二月丁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策罷初卓用伍瓊周忠之議選天下名士馥等既出皆舉兵圖卓卓以瓊慈賣已心怒之及議西遷

瓊恚固諫卓大怒曰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二君計不敢違天下心諸君到官舉兵相圖卓何相負遂斬瓊恚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因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受罪卓不勝當時之忿旣殺瓊恚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卓以河南尹朱雋爲太僕以爲己副雋不肯受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有司曰召見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國至重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其所急臣之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雋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有司不

能屈於是朝之大臣及尚書郎華歆等皆稱焉由是
止不副卓卓愈恨之懼必為卓所陷乃奔荊州光祿
勳趙謙為太僕王允為司徒守尚書令丁亥天子遷
都長安卓留屯洛陽盡焚宮室徙民長安壬辰白虹
貫日三月己巳車駕至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焚盡
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就都焉戊午卓殺太傅袁隗
及其三子是時袁紹屯河內陳留太守張邈兗州刺
史劉岱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屯酸棗後將
軍袁術屯南陽豫州刺史韓馥大會酸棗將盟諸州
郡更相推讓莫有肯先當廣陵功曹臧洪升壇操血
曰漢室不幸王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

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劉
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廣
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
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致有渝此盟俾墜其
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監之洪辭氣
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卓
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誅暴亂今衆已
合諸君何疑後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尊據
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
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
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其引軍西戰

於滎陽操兵大敗是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
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鄣始濟河黃巾已入其
境青州殷實軍革和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
也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霄出觀其政賞
罰靖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臧
洪領青州撫和民衆盜賊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
太守夏四月以大司馬劉虞爲太傅尚書令王允奏
曰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却災邪
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
有此而却邪者也允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祕
奧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入爲

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箒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
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袁宏曰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王者崇德殷
薦以爲饗天地可謂至矣若夫六隱之事非聖人之
道也匹夫且猶不可而況帝王之命乎五月司空荀
爽薨爽字慈明朗陵令淑之子也年十二太尉杜喬
師焉舉孝廉賢良黨事禁錮隱於海上又南匿漢濱
黨事解辟命交至有道博士徵皆不就獻帝初董卓
薦爽爲平原相未到官徵爲光祿勳至府三日遷司
空當是之時忠正者慷慨而懷道者深嘿爽旣解禍
於董卓之朝又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

初爽兄弟八人號曰八龍爽最有儒雅稱兄子或名
重於世六月辛未光祿大夫种弗爲司空卓發洛陽
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鍾簾鑄以爲錢皆不
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城郭不可把持於是貨輕而
物貴穀一斛至數百萬遼東太守八孫度自號爲平
州牧立漢世祖廟單于羌渠旣爲國人所殺其子孫
於扶羅應立國人立須卜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訟會
靈帝崩王室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寇冀州
界百姓皆高壁清野抄掠少有所得欲歸國國人不
受遂止河東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韓馥袁紹自稱大將軍

遣使推大司馬劉虞爲帝不聽復勸虞承制封拜又不聽然猶與紹連結二月丁丑相國董卓爲太師夏四月卓西入關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寧輯將軍段熲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校尉布在諸縣不可勝紀以禦山東卓將至公卿以下迎之皆謁拜下卓不爲禮卓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鷲雀自不知爾嵩曰昔與公俱爲鴻鵠但今日復變爲鳳皇爾卓乃大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卓旣爲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左中郎將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太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

尊之稱爲尚父今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
車駕西還爲後議之卓乃止於是卓乘金華青蓋車
時人號竿摩車言逼上也卓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
爲中軍校尉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呼召三臺尚書以
下皆詣卓府啓事然後得行築郿塢城與長安城等
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
畢老嘗行郿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誘北降者
三百餘人於坐中先披其舌或斬其手或鑿其眼未
死偃轉杯按之間會者戰慄失匕箸卓飲食自若初
卓飲衛尉張溫乃使人誣溫與袁術通謀笞殺之刑
罰殘酷愛憎相害寃死者數千人百姓嗷嗷道路歎

息孫堅自陽人入洛陽修復諸陵引軍還魯陽卓謂
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
敢諸將軍慎之堅昔西征其計策略與人同無故從
諸袁兒終亦死爾艾曰堅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堅前
舉羌戰於美陽殆死無能爲卓曰堅時將烏合兵且
戰有利鈍卿今論關東大勢爾亦終無所至但殺二
袁兒則天下自服矣建武初立宗廟於洛陽元帝之
於光武父之屬也故光武上繼元帝又立親廟於洛
陽祭祀而已不加名號光武崩以中興之主更爲起
廟上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禰故雖非宗
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

廟更衣更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孝章不敢違命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章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號曰肅宗後帝遵承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崩鄧太后以尚嬰孩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殺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祖宗之奏以建武以來無毀者遂因陵號恭宗順帝崩上尊號曰孝宗沖質帝皆年少早崩依殤帝故事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靈帝崩而天下亂故未議祖宗之事於是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

廟不止於七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
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斯議罷絀典禮孝文帝孝
武帝孝宣帝皆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初孝昭尊崇孝
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
至孝宣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
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慎不敢私
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叅文宣廟稱顯宗孝
章皇帝至孝蒸蒸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
禮之宜自此已下政事多釁權稱臣下嗣帝殷勤各
欲尊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正夏侯之議故遂

德濫無有防限今聖朝遵復古禮以求厥中誠合事
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武皇帝世在第九故元帝爲
考廟尊而奉之孝明因循亦不敢毀元帝今於廟九
世非宗親盡宜毀比惠昭成哀平帝五年而再殷祭
孝安孝桓孝昭孝和孝靈在穆四時常陳孝和以下
穆宗恭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
不可參並之義從之

袁宏曰光武之繫元帝可謂正矣夫君臣父子名教
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爲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
之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
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貴

賤擬斯以辯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茲以成
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
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
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
違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倫矣乎自然之理而
可以彰明治體者也末學庸淺不達名教之本牽於
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見君臣同於父子謂兄弟可以
相傳爲體謂友於齊於昭穆違自然之本滅自然之
性豈不哀哉夫天地靈長不能無否泰之變父子自
然不能無天絕之異故父子相承至順之至也兄弟
相及變異之極也變則求之於正異則本之於順故

雖經百世而高卑之位張崇涉變通而昭穆之序不亂由斯而觀則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則不可假以雄職也乃以勲爲越騎校尉卓又畏其司戎復出爲潁川太守頃之徵還京都公卿見卓皆拜謁勲獨長揖與卓爭論旁人皆失色而勲意氣自若初河南尹朱雋數爲卓陳軍事卓曰我爲將百戰百勝卿勿妄說且汙我刀鋸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明公猶未及武丁也卓謝曰戲之爾勲強直而內懼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慙無以報先帝易受賻贈卓

心雖憾勲然外示寬厚表賜東園祕器送之如禮勲
字元固燉煌廣至人舉孝廉爲漢陽長史素與武都
蘇正和有隙及正和爲州從事劾武威太守倚權貴
恣行貪橫涼州刺史梁鵠懼其貴戚欲殺正和以自
解以訪勲或勸勲曰因此報仇勲曰不可謀事殺良
非忠也乘危非仁也忠仁棄之人將不食我餘乃諫
鵠曰夫縹食鷹鷂欲其鷙也鷙而烹之何用哉鵠從
其言正和喜而求見勲勲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
正和也怨之如初黃巾之起故武威太守黃雋被徵
失期鵠欲奏誅雋勲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千斤與
勲勲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

哉終辭不受涼州刺史左昌因軍法斷盜數千萬勲
諫不聽乃怒勲使屯河陽欲因軍法罪之而勲數有
戰功詔書勞勉焉邊章之反圍昌逼急昌以檄召勲
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曾常疑不肯應檄
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鉞今之從事豈重於監
軍哉常懼乃從勲至與親責數章等責以背叛之罪
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得自分明今我
罪已重不可復降也皆泣涕而去會叛羌圍護羌校
尉夏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并兵救育至孤磐爲羌所
破勲被三創前陣多死勲使人書木表曰使國家尸
我於此羌滇吾素爲勲所厚乃以兵杆衆曰蓋長史

清賢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
促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以馬與勲勲曰我欲死不
去也衆曰金城購君羊萬頭馬千匹欲與君爲一勲
咄咄曰我死不知也羌遂囚勲勲辭氣不撓羌不敢
害送還郡於是勲爲漢陽太守民飢相食勲調穀
廩之諸富室或匿不肯出勲曰吾知罪矣乃自出家
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糞倉者二千餘斛賴
勲之得存者千餘人六月丙戌京師地震卓問蔡邕
邕對曰地震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
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乘金華阜蓋車秋七月司空
种弗以地震策免癸卯光祿勲淳于嘉爲司空董卓

既入關袁紹還軍延津使潁川荀諝說冀州刺史韓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諝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也且已同盟當今爲將軍計者莫若舉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友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膺騎都尉沮授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

年素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
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冀州與之馥曰吾素
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
何病焉乃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既有冀州辟授爲
別駕從事紹謂授曰今賊臣作變朝廷遷移孤歷世
受寵欲竭命致死以復漢室然相公非夷吾不能成
霸越王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
社稷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
則忠義憤發卓雖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晏嬰
哭莊方之將軍曷足以喻單騎出奔則卓懷怖懼濟
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

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散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
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迴師北首則劉虞
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順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
地收英雄之用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
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敢御之比
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即表授爲
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袁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初
潁川人荀彧字文若舉孝廉爲亢父令見天下將亂
棄官歸家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今有變常
爲兵衝密雖有固適可避小寇不足以捍大難宜亟
去鄉里人多懷土不能從也韓馥遣騎迎焉會袁紹

襲冀州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誡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任或知紹不能有成也遂去紹歸曹操操見或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司馬時董卓兵強山東震恐或說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操善之丙寅太尉趙謙久病策罷辛酉太常馬日磾爲太尉公孫瓚以劉備爲平原相十二月錄從入關者功封侯賜爵各有差司徒王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尚書僕射士孫瑞說允曰天子裂土班爵所以庸勲也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勵高節愚竊不安也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是歲長沙武陵人有死者經月復活占曰至陰爲陽下民爲上將有自微賤

而起者也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六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六而歸國高祖感不
 夏不交尚書
 惟列國備合育五同
 陳公將齊以
 之丙寅大探
 如鷄林曰董
 道濟曰吾
 開化圖考
 K a r h u a

後漢書

卷二十六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七

袁宏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輔遣李傕郭汜張雋
賈詡出兵繫關東先向孫堅堅移屯梁東大爲傕等
所破堅率千騎潰圍而去復相合戰於陽人大破傕
軍傕遂掠至陳留潁川荀彧鄉人多被殺掠帝思東
歸使侍中劉和出關詣其父太傅劉虞令將兵來迎
道經南陽素術利虞爲援質劉和不遣許以兵至俱
西命劉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術公孫瓚
知術有異志不欲遣乃止虞虞不從瓚懼術聞而怨
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陰教術執和
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初五原人呂布便弓馬膂力

過人既殺丁原董卓信愛之誓爲父子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卓性剛褊忿不思難嘗以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捷避之爲卓致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嘗使布守中閭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自不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遂許之夏四月辛巳帝有疾既瘳大會羣臣於未央殿卓置衛自其營至於掖門士孫瑞使騎都尉李順將呂布親兵十人僞著衛士服於掖門卓將出馬散不進卓

怪之欲還布勸之遂行入門衛士以戟刺之卓衣內有鎧不入傷臂墜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對曰在此布曰有詔趣兵斬之卓罵曰庸狗敢如是邪遂斬之卓母子皆誅之尸於市司徒王允使人然火卓腹上臭乃埋之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少好任俠嘗遊羗中盡與諸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相與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之卓相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有才武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稍以軍功遂至大將軍卓之死蔡邕在允坐聞卓死有嘆惜之音允責邕曰國之大賊弒主殘臣天地所不覆人臣所

同疾君爲王臣世受國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
大誅而更嗟歎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使吏收付廷尉
治罪邕謝允曰雖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
聞口所常談豈當以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言謬出
患入所謂邕也願黔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
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
後世方今國祚中微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後令吾徒受謗議遂殺邕邕字伯喈陳留
圉人也博學有雋才善屬文解音聲伎藝并術數之
事無不精綜初辟司徒府吏遷郎中著作東觀以直
言被刑初太尉董卓見邕甚重之舉高第補御史又

轉治書御史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左中郎將封
高陽侯於是以呂布爲奮武將軍假節開府如三公
初黃門郎荀攸與議郎鄭泰何顥侍中种輯謀曰董
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強兵實一匹夫耳
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散函挾王命以號令
天下相文之舉也事垂就而發覺收顥攸繫獄顥憂
懼自殺攸言笑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鄉里
兗州刺史劉岱爲黃巾所殺東郡刺史曹操爲兗州
牧繫黃巾破之降者三十餘萬人五月丁未大赦天
下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董卓旣死牛輔爲
其麾下所殺李傕等還以輔死衆無所倚仗欲各散

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賈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殺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不濟走未晚也衆以爲然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攻至長安衆十餘萬卓故部將樊稠等合兵圍長安劉表與素紹連和素術怒召孫堅攻表戰於新野表退屯襄陽堅悉衆圍之表將黃祖自江夏來救表堅逆擊破祖乘勝將輕騎追之爲祖伏兵所殺堅子策權皆隨素術六月戊午長安城陷呂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奔冀州催等入城內殺太常种弗太僕

魯猷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死者數十人司徒王允挾乘輿上宣平城門允謂傽等曰臣無作威作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傽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辜爲呂布所殺欲爲卓報布不敢爲逆爾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已未大赦天下拜李傽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甲子李傽殺故太尉黃琬司徒王允及其妻子衆庶爲之流涕莫敢收允故吏京兆趙戩葬允上以允爲忠封其孫異爲安樂侯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容儀雅重非禮不動郭林宗稱允曰宰相才也與之友善仕爲郡主簿太守劉偉受宦者趙津請託召中都路拂

爲五官掾允以拂狡猾不良封還偉教至於四五坐
鞭杖數十終不屈撓拂由是廢棄而允名震遠近拂
富於財賓客數百深怨允常欲害之允從者不過數
人每與拂遇允常坐車中按劍叱之拂輒不敢當辟
司徒府稍遷豫州刺史黃巾賊別黨起於豫州允擊
大破之於是賊中得中常侍張讓書允具以聞靈帝
帝深切責讓讓辭謝僅而得免讓由是怨允譖之於
靈帝詔徵允治罪道遇赦還官後百餘日復見徵太
尉楊賜與允書曰若以張讓事百日再徵宜深思之
允故吏流涕進藥允棄而不飲會大將軍何進請允
得減死一等遂變名姓隱遁山藪後何進表允爲從

事中郎遷河南尹太僕及在公輔值國家禍亂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國中皆倚允卓亦雅信焉卓既死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或說允曰卓部曲素憚袁氏而畏關東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不如使皇甫嵩領其衆因使屯陝以安之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守陝雖安涼州人而疑關東之心也呂布將奔謂允曰公可去矣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其不獲則殺身以奉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險難苟

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當以國家爲念黃琬字子琰太尉瓊之孫也爲五官中郎將所選舉皆貧約守志者諸權富郎共疾之構琬以爲黨遂免官禁錮幾將二十年司空楊賜深敬重之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權爲青州刺史遷侍中尚書中平末涼州叛大將軍出征軍調不足富殖之徒多以財爲官者或起家爲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稜司徒許相皆竊位懷祿苟進無耻終無匡救之益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禮義廉耻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隼在墉爲國生事此猶負石救溺不可不察頃之遷右扶風歷九卿徵爲

豫州牧值黃巾陸梁民物凋弊延納豪俊整勒戎馬
征討羣賊威聲甚震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
陂賊鴻因軍徵發欲盜官物賊過千萬琬乃糾奏其
姦論鴻如法琬既名臣又與王允同謀故及於難催
兵之入長安太常种弗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
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弗字頰伯司徒暲
之子也弗子邵爲使者嘗迂於卓左遷涼州刺史徵
爲九卿辭曰我昔盡忠於國爲邪臣所妬父以身徇
國爲賊所害夫爲臣子不能除殘去逆何面目復見
明主哉三輔之臣聞之莫不感慟焉初南陽何顥河
內鄭泰好爲奇畫顥逮郭林宗與之遊學及黨事起

顓以被禁錮乃變姓名亡匿汝南所至皆結豪傑名
顯荆豫之間靈帝末君子多遇禍難顓歲中率常再
三私入洛陽爲人解釋患難泰知天下將亂陰交結
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王室西遷泰以尚書郎從入關是時京師饑乏士人
各各不得保其命而泰日與賓客高會作倡樂仰泰
全濟者甚衆長安既亂南奔袁術術以泰爲揚州刺
史未至而卒丙子前將軍趙謙爲司徒尚書令朱雋
之出奔也與孫堅俱入洛陽既而屯於中牟李傕等
既破長安懼山東之圖已而畏雋之名僱用賈詡計
使人徵雋軍吏皆不欲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

况天子詔乎且催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又勢均力敵內難必作吾乘其弊事可圖也遂就徵爲太僕秋七月李灌使樊稠至郿莽董卓大風暴雨流水入墓漂其棺槨庚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八月辛未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持節鎮關東初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發無度百姓苦之既而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引軍入陳留曹操素紹會擊術大破之術將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李傕等欲術爲援因令日磾即拜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日磾趙岐俱在

壽春岐守志不撓術憚之日碑頗有求於術術侵侮
之從日碑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日碑欲去術又不遣
病其所守不及趙岐嘔血而死九月揚武將軍李催
爲車騎將軍封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
將軍封郿陽侯樊稠爲右將軍封萬年侯淮汜稠擅
朝政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初董卓入關
說韓遂馬騰共圖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起兵
倚卓卓死催汜攻破京師遂騰將兵救天子是月遂
屯郿騰屯鄠司徒趙謙以久病罷甲申司空淳于嘉
爲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爲司空錄尚書事冬十月荆
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爲荊州牧初弘農王唐

姬者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人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爲李傕所畧不敢自說也傕欲妻之唐姬不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爲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爲弘農王妃李傕舉博士李儒爲侍中詔曰儒前爲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爲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丁卯日有重暈太尉皇甫嵩以災異策免光祿大夫周忠爲太尉錄尚事嵩字義真規之兄子也善用兵爲將飲食舍止必先將士然後至已乃安焉兵曹有所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用乏也出錢賜之吏慚即自殺董卓之入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漢室微弱宦豎亂朝卓

既誅之不能盡忠奉主而廢立縱意今徵將軍禍大則憂危禍小則困辱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奉迎天子發命海內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則成禽矣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殺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詣卓請嵩卓免之華嶠曰臣父素每言臣祖歆當時人以皇甫嵩爲不伐故汝豫之戰歸功於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蓋功名者士之所宜重誠能不爭天下莫之與爭則怨禍不深矣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蝕過度無有變色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立司候不明

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幽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微焉能不失而欲歸咎史官重益朕之不德不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徐州刺史陶謙遣使奉貢以謙爲徐州牧癸酉無雲而雷六月華山崩東海王子琬琅邪王弟邈詣闕貢獻以琬爲平原相邈爲九江太守皆封列侯太尉周忠以災異罷太僕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己酉以平原相劉備爲豫州牧是時新遷都宮人多無衣服秋七月帝欲發太府繒以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尚書郎吳碩素諂於傕乃言曰關東未賓用度不足近

幸衣服乃陵轢同寮尚書梁紹劾奏碩以瓦噐奉職
天臺不思先公而務私家背奧媚竈苟諂大臣昔孔
子誅少正卯以顯刑戮碩宜放肆以懲姦僞若久舍
不黜必縱其邪惑傷害忠正爲患不細帝以碩催所
愛寢其奏是時帝使侍御史裴茂之詔獄原輕繫者
二百餘人其中有善士爲催所在者催表之曰茂之
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詔曰災異數降陰雨
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解
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七月甲午試耆儒三十
餘人上第賜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詔曰孔子
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矣今者儒年餘六十

離本土家餉不到當展四體以餬口腹幼童始學老
委農野朕甚愍焉其不在第者爲太子舍人冬十月
太學行禮車駕幸宣平城門臨觀之賜博士以下各
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占曰民將徙天
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司空楊彪以地震策罷
丙午太常趙溫爲司空錄尚書事初公孫瓚與劉虞
有隙虞懼其變遣兵襲之戒行人曰無傷餘人殺一
伯珪而已瓚放火烧虞營虞兵悉還救火虞懼奔居
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瓚引兵圍之生執虞而歸
是時朝廷遣使者殷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以瓚爲
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誅之於是虞

故吏漁陽鮮于輔率其州人及三郡烏桓鮮卑與瓚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蒯北大破之斬丹旣而持
其衆奉王命帝嘉焉袁紹又遣其將麴義及虞子合
繫瓚瓚敗遂走還易先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
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爲易當之乃
築京固守積粟三百萬斛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
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伏兵力田食盡此穀
足知天下事矣初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
方俄然莫有固志吾爲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
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之士乎衆咸曰田疇其
人也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時

年二十二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
與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險遠寇虜縱橫稱官奉使
爲衆所指今願以私行期於得通而已虞從之疇乃
選多少勇壯募從二十騎虞自出租而遣之疇出塞
外傍北山直馳趣朔循問經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
都尉疇以天下方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
廷甚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
孫瓚所殺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
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故自哭劉虞墓而不送
章報我乎疇曰漢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
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

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能行此則燕之士將蹈東海而死豈有思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而不誅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之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不能禮而拘囚之恐失衆心瓚乃遣疇疇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亦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不報吾不可以立世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曠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賢良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僉共推疇疇曰今來在此苟存而已將圖大事復恐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

深計遠慮疇有愚計與君行之可乎皆曰可乃爲約束相殺傷把盜爭訟之法法重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並各遣屬通好疇悉撫納令不得爲寇素紹數遣使命又即授將軍印綬皆距而不當之十二月辛丑司空趙溫以地震罷乙巳衛尉張喜爲司空錄尚書事分漢陽郡爲永陽郡是歲素術使孫策略地江東軍及曲阿揚州刺史劉繇敗績將奔會稽許邵曰會稽富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陽不可往也不如豫章西接荊州北連豫章若收合吏民遺貢獻焉與曹兗

州相聞雖有素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
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邵字子將
汝南平輿人也少讀書雅好三史善與人論臧否之
談所題目皆如其言世稱郭詩之鑒焉廣陵徐球爲
汝南太守請邵爲功曹球亦名士解褐事之同郡陳
仲舉名重當時鄉里後進莫不造謁邵獨不詣蕃謂
人曰長幼之序不可廢也許君欲廢之乎邵曰陳侯
崖岸高峻百谷莫得而往遂不造焉嘗至潁川不詣
陳仲弓或問其故邵曰此君之道廣廣則不周故不
行也同郡袁季初公族豪俠賓客輻輳去濮陽令歸
從車甚盛將入郡界歎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

之乎謝遣賓客以單車歸家邵之見憚皆此類也司空楊彪辟不就舉方正公車徵不行或勸邵邵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及天下亂邵至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邵曰陶恭祖外好聲名內非其真今徐州穀貴小人在側方厭賓客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乃渡江投劉繇其後謙捕諸寓士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士也邵與劉繇俱行終于豫章焉

與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甲子帝加元服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三年之戚禮不言吉朕雖不能終身思慕其何忍言後宮之

選乎於是太尉朱雋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曰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曰穆宗恭
宗故事甲申改葬皇妣王氏號曰靈懷皇后后邯鄲
人祖苞治尚書爲五官中郎父章襲苞業居貧不仕
有子二人男斌女曰榮榮則后也后以選入掖庭爲
貴人有寵妊身怖畏何后服藥欲除胎胎安不動又
夢負日而行遂生帝何后惡之鳩殺靈后帝大怒欲
廢何后諸黃門請僅而得止靈帝憫上早孤追思王
后乃作令儀頌初上詔求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
宅田業遷執金吾封都亭侯丁亥車駕耕于藉田是
時李傕等專亂馬騰等私求不獲騰怒以益州牧劉

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欲共誅惲等焉遣子範將兵就騰岐州刺史种邵太常拂之子拂爲權所害中郎將杜稟與賈詡有隙並與騰合報其讐隙於是惲騰攜貳上遣使者和之不從轉遂率衆來欲和惲騰旣而復與騰合壬申騰遂勒兵屯平樂觀將圖長安惲使樊稠郭汜及兄子李利擊騰遂破之邵範等皆死遂西走稠追之遂謂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雖小有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而不意後不可復乃交馬共語良久別去庚申赦騰夏四月以馬騰爲安狄將軍遂爲安降將軍徐州牧陶謙北海相孔融謀迎天子還洛陽

會曹操襲曹州而止陳留太守張邈反呂布爲兗州
牧郡縣皆應之唯甄城范陽東阿三縣不從邈使人
告荀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繫陶謙宜給其食
衆皆疑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時操軍攻謙留守
少而布督將大吏多與邈謀其夜彧誅謀叛者數十
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人來至城下彧
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或曰君一
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邈分非素結今來速計
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
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甄城未易攻也
遂引兵去操引軍還攻呂布五月即拜揚武將軍郭

汜爲復將軍更封美陽侯安集將軍樊稠爲右將軍
開府如三公六月丙子分河西郡爲雍州丁丑京師
起震戊寅又震乙酉晦日有蝕之避正殿寢兵不聽
事五曰秋七月壬子太尉朱雋以災異策罷戊午太
常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甲子即拜鎮南將軍楊定
爲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詔
使侍御史侯汶洗囚徒原輕繫上避正殿於是穀貴
大豆一斛至二十萬長安中人相食餓死甚衆帝遣
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米豆各半大
小各有差餓死者甚衆帝疑廩賦不實勅侍中劉艾
取米豆各五升燒火於御前作糜得二盆於是艾出

後漢書卷二十七
問書米豆五升得糜二盆而民委頓何也朕甚愍之
民不能自濟故部使者出米豆糞有益焉御史不加
隱卹乃如是乎尚書以下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治
實詔曰未忍致于理杖五十亟遣上親所廩人名於
是悉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寇屬縣後將軍郭汜右將
軍樊稠等率衆破之斬首數萬級九月曹操還鄆城
呂布屯山陽冬十二月司徒淳于嘉久病罷衛尉趙
溫爲司徒錄尚書事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七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八

袁宏

二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即拜袁紹爲後將軍使持節異州牧封邠鄉侯沮授說紹曰公累世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懷相擒未有存主卹民者也今且州域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說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動衆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

有先之者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其孰圖之紹不能從
是時以年不豐民食不足詔賣厩馬百餘匹御府大
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馬直賜公卿已下及貧民不
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閣儲峙少乃不承詔悉載置
其營賈詡曰此乃上意不可拒也不從李催郭汜樊
稠各自以有功爭權欲鬪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
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初樊稠擊馬騰等李利戰
不甚用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
能斬卿邪利等怒共譖之於催催見稠勇而得衆心
亦忌之二月李催殺右將軍樊稠撫軍中郎將李象
由是諸將皆有疑心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

妻懼催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捷無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治兵相攻矣上使侍中尚書和催汜不從乃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催三月丙寅催使兄子李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舉事當合天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黃門侍郎賈詡左靈一乘其餘諸臣皆步司徒趙溫司空張喜聞有急自其府出隨乘輿旣出

兵入殿中掠宮人御物是日天子幸催宮又徙御府
金帛乘輿器服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宮府居民悉
盡天子復使公卿和催汜汜又留太尉楊彪司空張
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
尉宣璠大鴻臚榮邵大司農朱雋將作大匠梁邵屯
騎校尉姜宣等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催楊彪
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
怒欲刃之中郎將楊密諫汜乃止朱雋素剛直遂發
病死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太守
徐珪爲州所誣奏郡吏謀賂宦官雋曰明府爲州所
枉不思奮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君無臣也今

州自有賊汙而求郡繼介抱罪誣人雋具知之請詣
京都無以賂爲也珪曰卿之智情我所知也今州奏
已去恐無及也雋曰操曰作章疾馬兼追足以先州
且尋郵推之州書可得矣珪曰善雋即夜發輕騎數
十人分伺州書果得而鈔絕之雋得獨至京師上書
告刺史罪章即下乃徵刺史珪事得解刺史家聞使
刺客分遮道欲殺雋雋知乃從洛陽尉司馬珍自匿
變服而去珪大悅雋由是顯名舉孝廉爲尚書郎遷
蘭陵令先和初交阯賊梁龍等攻郡縣以雋治蘭陵
有名即拜交阯刺史雋上書求過本郡募兵天子許
之得以便宜從事將家兵二千人并郡所調合五千

人分兩道至州界斬蒼梧太守陳紹遣使喻以利害
降者數萬人乃勒兵擊斬龍旬月盡定封都亭侯賜
黃金五十斤甲午立皇后伏氏后琅邪東武人也父
完深沉有大度舉孝廉稍遷五官中郎將侍中以選
尚陽安長公主主栢帝女也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
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完遷
執金吾於是李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
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知非正不爲盡
力郭汜與傕中郎將張苞張寵等謀攻傕丙申兵交
及帝殿前又貫傕左耳楊奉於外距汜汜兵退張苞
張寵因以所領兵詣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門

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御脯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責之詰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不知所犯悖逆常有快快之色欲轉車駕幸黃白城以舒其憤臣願陛下宜恕忍之未可顯其罪也上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黃白城與催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仇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喻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金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

恩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黃白城此老夫所不解也
於易一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
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
欲遣人害之其弟應溫故吏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
溫與催書問侍中當洽曰催不知臧否溫言大切不可
爲寒心洽曰李應以解之矣上乃悅催信鬼神晝夜
祭祀爲董卓設坐三牲祠之祠畢過問帝起居因求
入見催帶三刀執一刀侍中見催亦帶刀入侍值催
數犯之罪上面答之催出喜曰陛下賢主也催曰侍
中皆持刀欲圖我乎侍中曰軍中自爾國家之故事
也催乃安閏月己卯遣謁者僕射皇甫麗和催汜麗

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我有誅呂布之功
輔功四年三輔清淨國家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
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辨郭多
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
一名多麗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
於斃近者董公強將軍所知也內有三公以爲主外
有縱橫以爲黨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
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抱鉞持節
子孫親族荷國寵榮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之誰輕
重乎張濟與郭多揚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揚奉白
波師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輸力

也。催不從呵遣麗。麗曰：催不從詔，亂語不順。侍中胡
邈，催所薦也。謂麗曰：李將軍於卿非常也。又皇甫公
爲太尉將軍力也。是言何謂乎？麗曰：吾累世受恩，又
常在帷幄，君辱臣死，就爲李催所殺，志無顧也。上懼，
催聞麗言，勅麗令去。催遣虎賁王昌呼麗欲殺之。昌
諷麗令去，還曰：臣追之不及。辛巳，車騎將軍李催爲
大司馬。是夏，陶謙病死，劉備在徐州，曹操欲襲之。荀
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
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
業。將軍本以袁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歸心，悅服
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人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

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今
破李封薛簡若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乘其間
而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布破然後南
結揚州兵討袁術臨淮泗若捨布而東多留兵則不
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
心益危雖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公之有是無兗州
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
易忘彼懲往年之敗將愧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
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
之無所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也前
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必人人自守而無

降心就道破之尚不可有也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唯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復定兗州六月侍中楊琦黃門侍郎丁冲鍾繇尚書左丞魯充尚書郎韓斌與催將楊奉軍吏楊帛謀共殺催會催以他事誅帛奉將所領歸汜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催汜遷乘輿幸他縣使太官令狐篤綏民校尉張裁宣喻十反汜催許和質其愛子催妻愛式和計未定而羗胡數來闕省問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何所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

榮寵今羗胡滿路宜思方略詔乃召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羗胡乃引去催由此單弱於是尚書王復言和解之意計以士衆轉少從之不以男各女爲質封爲君食邑復以汜從弟濟從子繡催從弟桓爲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汜兵數百人前曰此天子非也左右皆將戟欲交侍中劉文前曰是天子也使參乘高舉帷諸兵何敢逼至尊邪汜兵乃却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催出屯河陽丙寅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封平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假節楊定爲後將軍封列侯董承爲安集將軍追號乳母呂貴爲平氏君郭

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大會
議之不決詔尚書郭浦喻汜曰朕遭艱難越在西都
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
宣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弘農
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上曰祖宗皆在洛陽靈懷
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轅日夜以冀臨河誰
謂其廣望宋不謂其遠而汜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
浦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張濟諷尚
書徵河西太守劉玄欲以所親人代之上曰玄在郡
連年若有治理迨遷之若無異効當有召罰何緣無
故徵乎尚書皆謝罪上旣罪濟所諷也詔曰濟有拔

車駕之功何故無有表而私請邪一切勿問濟聞之
免冠徒跣謝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爲長史詔曰
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
專政今朕秉萬機豈可復亂官爵邪時上年十五每
事出於胃懷皆此類也丙子郭汜等令車駕幸郿侍
中科輯城門校尉衆在汜營密告後將軍楊定安集
將軍董承興義將軍楊奉令會新豐定等欲將乘輿
還洛陽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是月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超曰救我者唯臧洪乎衆曰袁曹方穆
而洪爲紹所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
天下義士大不肯本也但恐見禁制不相及耳逮洪

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令又從袁紹請兵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超遂族滅洪由是怒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下能下紹使洪邑人陳琳以書喻洪洪荅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悵恨難爲心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遂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也豈寤天下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邁尼請師見下辭行波拘使洪故君有姜之厄洪棲遲求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孝之不名孤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

輕重殊塗親踈異盡故便收淚告絕用命此城正以
君子之違不適讐國故也吾聞之義不肯親忠不違
君昔晏嬰不降志於直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
著圖篆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
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
南向北鄙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宜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滅洪投命於君親吾子
託身於盟主滅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異努力努力
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之城中穀

盡外無強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
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
宜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吏士皆垂泣曰明
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一朝爲郡將之故自致殘困
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
莫有離叛城陷紹素親洪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
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
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翊之急
欲因際會希異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
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
害何有擁衆而觀人屠滅惜力不能推刃爲天下報

讐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服而原之見洪辭切終
不爲用乃殺之冬十月戊戌汜黨夏育高碩等欲共
爲亂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曰可出幸
一營以避火難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上
將出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斬
首五千級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熲具服御及
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熲與楊定有隙迎乘輿
不敢下馬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段熲欲反上曰
熲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
也必有異心於是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
書梁紹等曰段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

營董承揚定言曰郭汜來在畏營詔曰何以知之文
禎左靈曰弘農督郵知之因脅督郵曰今郭汜將七
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逐路次於道南丁未楊奉
董承揚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爲詔上曰王者
攻代當上參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
而欲令朕有詔邪不聽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乃
輒攻煨營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定等攻煨十餘日不
下煨供給御膳百官無有二意司隸校尉管邵以爲
不宜攻煨急應解圍速至洛陽定等患之使楊奉請
爲已副欲殺之帝知其謀不聽詔使侍中尚書告喻
之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段

煨相招共救之因欲追乘輿楊定圍催汜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單騎亡走是時張濟復與催汜合謀欲留乘輿於弘農十二月行幸弘農濟汜催追乘輿衛將軍楊奉射聲校尉俎雋力戰乘輿僅得免雋被創墜馬催謂左右曰尚可活否雋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此也催乃殺之雋時年二十五其督戰訾置負其屍而瘞之濟等抄掠乘輿物及秘書典籍公卿已下婦女死者不可勝數壬申行幸曹陽催汜濟并力來追董承楊奉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來與催等戰大破之斬首數

千級詔使侍中史侍太僕韓融告張濟曰朕惟宗廟
之重社稷之靈乃心東都日夜以冀洛陽丘墟靡所
庇廕欲幸弘農以漸還舊諸軍不止其競遂成禍亂
今不爲足民在塗炭濟宿有忠亮乃心王室前之受
命來和催汜元功旣建豈不惜平濟其廩給百官遂
究前勲昔晉文公爲踐土之會垂勲周室可不勉哉
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詔曰催汜自知
罪重將遂唐突爲吏民害可復待韓融還乃議進退
承等固執宜進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
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距催等來追王師
敗績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御史鄧聘

大司農張義是時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
隸校尉管邵爲催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
奈何害之也催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
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弗聽是時虎賁羽林
行者不滿百人催等統營叫喚吏士失色各有分散
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詔曰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孔子慎憑河之危此所謂安居之
道乎大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東有三十六難
非萬乘所登也宗正劉父曰臣前爲陝令知其險舊
故有河師猶有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董承
等以爲宜令劉太陽使李樂夜渡具舩舉火爲應上

與公卿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議欲
續馬轡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四董
承使荷令孫儼從人間斫后左靈曰御是何等人也
以刀捍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不可親
腰以絹為輦下校尉向弘居前負帝下至河邊餘人
皆匍匐下或有從岸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
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破之帝乃御舫同舟渡
者皇后貴人郭趙二宮人太尉楊處宗正劉艾執金
吾伏完侍中种輯羅邵尚書文楨郭浦中丞楊衆侍
郎趙泳尚書郎馮碩中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
郎侯折衛將軍董承南郡太守左靈府史數十人餘

大官及吏民不得渡甚衆婦女皆爲兵所掠奪凍溺
死者不可勝數衛尉士孫瑞爲僮所殺僮見河北有
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
承懼射之以被爲慢旣渡幸李樂營河東太守王邑
來貢獻勞百官丁亥幸安邑王邑賦公卿以下縣絹
各有差封邑爲列侯庚子拜胡才爲征北將軍領并
州牧李樂爲征西將軍領涼州牧韓暹爲征東將軍
領幽州牧皆假節開府如三公遣太僕韓融至弘農
與僮汜連和還所掠官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駕數
乘是時蝗蟲大起歲旱無穀後官食棗菜諸將不能
相率上下亂糧食盡於是安東將軍楊奉衛將軍董

承征東將軍韓暹謀以乘輿還洛陽乙卯建義將軍
張陽自野王來與董承謀迎乘輿還洛陽安國將軍
封晉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袁術自以依據江淮帶
甲數萬加累世公候天下豪傑無非故吏以爲袁氏
出陳舜之後以黃乘赤得運之次時沛相陳珪故太
尉球之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交遊書與珪曰
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
福今世紛擾復有瓦解之勢誠英人有爲之時也與
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爲吾心膂珪
荅書曰若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民
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秦苛暴之亂也曹

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掃平兇慝清定海內有徵
矣足下當戮力同心巨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
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請陳
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恩也天子之敗於曹陽術會
其衆謀曰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
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
象進曰昔周自后稷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
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有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
有殷紂之暴術默然不悅遂造符命置百官焉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八

化圖書館

athua library

後漢書卷二十八

古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袁宏

建安元年春二月執金吾伏完爲輔國將軍開府如三公是時董承張陽欲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尚書上官洪言還洛之議李樂輔洪由是諸將錯亂更相疑貳董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卿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夏五月丙寅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楊奉胡才悔令乘輿去乃與李樂議欲還大駕詐言當遊澠池東以避匈奴上不從庚子車駕從北道出傍山而東無匈奴寇李樂愧其言懼而辭還是時糧食乏盡張陽自野王迎乘輿賑給百官丙

辰行至洛陽幸故常侍趙忠宅張陽治繕宮殿丁丑
大赦天下是月孫策入會稽太守王朗與策戰敗績
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陽安殿陽以爲己功故因以
名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
陽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楊奉亦屯梁癸卯
張陽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
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以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
者百官窮困朝不及夕尚書已下自出採樵或餓死
牆壁間爲吏兵所殺暹等各矜其功任意恣睢干亂
政事於是曹操議欲迎乘輿或曰山東未定韓暹楊
奉親與天子還京北連張陽未可卒制司馬荀彧勸

之曰昔高祖東征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
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
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
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
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
民望大義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
英雋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
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能
及也操從之辛卯操詣關貢獻廩公卿以下操陳韓
暹張陽之罪暹怖單騎奔走上以暹陽有翼駕還洛
之功一切勿罪於是誅羽林郎侯折尚書馮碩侍中

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
丁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
城相劉艾左馮翊韓斌東萊太守楊衆羅邵伏德趙
蕤爲列侯賞有功也追贈射聲校尉沮雋爲弘農太
守矜死節也符節令董昭說曹操曰將軍興義兵以
誅暴亂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已下諸將
人人殊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唯有移車
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都遠近企望冀一獲
安今復徙車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願將軍策其多者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言幸
許之計上從之庚申車駕東楊奉自梁欲要車駕不

及已巳車駕到許幸東營甲戌鎮東將軍曹操爲大將軍更封武平侯操固讓不許太尉楊彪司空張喜以疾遜位冬十月戊辰右將軍袁紹爲太尉紹耻班在操下不肯授操乃辭大將軍丙戌以操爲司空領車騎將軍辛卯曹操征楊奉於梁奉奔袁術呂布襲徐州劉備奔曹操初陳郡人袁渙爲劉備茂才避地江淮之間爲呂布所拘布令渙作書罵辱備渙曰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之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也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

之事劉備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辱
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渙字曜卿司徒滂之子也渙少
與弟微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渙與
微閑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渙慨然歎曰漢室陵
遲亂無日矣苟天下不靖逃將安之若天將喪道民
以義存唯強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微曰古人有言知
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
其已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
藏於密者也且兵革之興外患衆矣微將遠蹈山海
以求免乎天下淆亂各行其所志微避地至交州渙
展轉劉備袁術呂布之間晚乃遇曹公渙說操曰夫

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
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
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
亂未息者何也政失其道歟復聞明君善於救世亂
則濟之以義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
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
惠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禍亂而濟之以德
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
者公旣動之矣今所以失其民者公旣戒之矣海內
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唯公所訓之
則天下幸甚操重渙言以爲軍諮祭酒渙常謂人曰

夫居兵亂之間非吾所長每謙不敢處也張濟自關
中走南陽為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衆屯宛天子
既免曹陽賈詡去李傕託于段熲頃之復歸張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征張繡繡降其季弟濟妻國色也
操以為妾繡由是謀叛襲操七軍大敗之殺其二子
自曹操之迎乘輿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兼河朔天
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距張繡及繡敗操軍紹
益自驕而與操書悖慢操大怒動止容變於常衆皆
以為失利於繡故也僕射鍾繇以問尚書令荀彧彧
曰公以明哲必不追咎往事也殆有他慮乎遂見操
以問焉操以紹書示之且曰今將征不義而力不敵

如何或對曰古之成敗誠有其材雖弱必強苟非其人其強易弱劉項之事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紹貌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材所宜不問踈賤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有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一士卒雖衆而實難用公法令嚴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歸之公以至仁待士又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謙恭儉約而與有功者無吝故忠正殺身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此四勝仗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以四失背忠自專強何能爲操

悅秋七月即拜太尉袁紹爲大將軍於是馬日磾喪
還京師將欲加禮少府孔融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
乘旄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賊臣爲所
牽率章表署用輔俠首名附下周上姦以事君昔國
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不
得見脅爲辭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人哀
矜未忍追治不宜加禮冬十月謁者僕射裴茂督三
輔諸軍討李傕也

三年春正月破傕斬之夷三族郭圯爲其將伍習所
殺李樂病死胡才爲怨家所殺張陽爲其將眭固所
殺馬騰韓遂涼州自相攻擊五月韓暹楊奉死秋七

月曹操征張繡破之荀彧說曹操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若袁紹侵擾關中西羌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州抗天下五分之一也爲之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久相一唯韓暹馬騰最強彼見山東之敗必各擁衆自保全若撫以恩德使連和相推雖不能久要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公無憂也操從之九月曹操征呂布是歲袁紹自立爲天子術與楊彪婚親也操忘彪忠正收彪付獄將殺之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彪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操曰國家之意也融

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
下纓綏縉紳之士所以仰瞻明公者以輔相漢室舉
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
解體孔融魯國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
也操意解乃免彪覩漢祚將微自以累世公輔耻事
異姓遂稱疾不行徵鄭玄爲大司農不至玄字康成
北海高密人也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
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
得極學玄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
弟子以相次受至三年不得見玄講習彌篤晝夜不
倦融見竒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奧無不精研歎曰

詩書禮樂皆以東矣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中平初悉解禁固玄已六十餘矣始爲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袁紹嘗遇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爲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爲也

四年春曹操獲呂布斬之二月司空曹操讓位於太僕趙岐不聽三月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封操三千戶討呂布之功也固讓不受三月袁紹討公孫瓚

六月拜孫策爲會稽太守討逆將軍封吳陽侯初彭
城人張昭避亂淮南策賓禮之及策東略遂爲之謀
主聞袁術僭號昭爲策書諫術曰昔者董卓無道陵
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宗廟焚毀是
以豪傑發憤赫然俱起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乃使王
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而河北異謀
黑山不順劉表僭亂於南公孫叛逆於北劉繇阻兵
劉備爭盟是以未獲承命囊弓戢戈也當謂使君與
國同規舍是不卹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
之意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
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何由逼而

奪之也。今主上豈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僭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恩，咸以歸心焉。若輔而興之，旦奭之美，率土之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漢室。世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今古所慎也。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則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之必與已合。及得其書，遂愁沮發疾。表紹自破，公孫瓚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運衰，曆數將改。宜順天意，以應民望。紹以苞白事咨於軍府，議者咸以苞爲

妖妄宜誅紹殺苞以悅衆然遂有逆謀於是紹將南
出師以攻曹操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
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遣使獻捷天
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船舫繕治器械分遣精騎抄
掠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
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
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人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
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
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建
宮許都今興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

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坐而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危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爲之義况曹氏而云無稱且公師武臣勇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者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而非見時知機之變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南冬十一月張繡賈詡降曹操十二月甲辰司隸校尉鍾繇持節鎮撫

關中庚辰曹操率師拒袁紹於官渡孔融謂荀彧曰
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
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
殆難剋乎彧曰紹兵雖強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
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
人留知後事者攸犯其法必不能從也攸必爲變顏
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袁術欲北至青
州曹操使劉備要擊之會術病死操悔遣備追之不
及備遂據下邳

五年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
曹操發覺伏誅初承與劉備同謀未發而備出謂服

曰郭圮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服惶恐不敢當然兵又少承曰興事訖得曹公成兵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者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輯碩皆被誅曹操攻劉備奔袁紹二月遣沮授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沮授臨發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行勢亡則不保一身衰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兄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弊而將校主銳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曰六

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矣夏四月曹操救劉延大戰斬顏良秋七月辛巳立皇子馮爲河陽王壬午南陽王薨八月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不可還詔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併屬郭圖遂軍官渡紹衆盛操軍大懼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引紹彧報曰紹聚官渡欲與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神武明哲而奉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

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
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
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
可失也操從之劉備去袁紹南奔汝南九月庚子朔
日有蝕之詔公卿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袁曹相持於
官渡孫策欲襲許迎乘輿部署未發爲許貢客所害
先吳郡太守許貢爲策所殺其小子與客謀報曰孫
策勇銳若多殺人於道策必自出則可擒也客從之
乃殺人於江邊策聞之怒單騎自出客刺傷之將死
謂張昭曰中國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可觀成
敗公等善輔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

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初策在吳與張昭論曰今四海未定當以武平之耳吳人陸績年少在坐末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諸君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及權統事辟奏曹操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在軍旅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預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人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

受命南征遘疾逼厄遭命不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
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十一
月甲子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沮授爲操
軍人所執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
舊逆謂之曰分野殊異遂用阻絕不圖今日乃相擒
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
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
死爲福公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舍而厚
遇之頃之謀歸袁氏操殺之

六年春三月曹操以袁紹新敗欲悉軍以征劉表以

問尚書令荀彧或曰今紹之敗其衆離心宜因而遂定而欲遠背兗豫南軍江漢夫困獸猶鬪況在紹乎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四月曹操將兵於河上八月辛卯侍中郗慮尚書令荀彧司隸鍾繇侍講于內冬十一月曹操征劉備奔劉表屯新野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發病死初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以奇其貌欲以為後乃出譚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推先代成敗之

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三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矣及紹未命而死其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爲譚所疾於是紀外順紹妻內慮私害乃矯詔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由是有隙譚軍黎陽九月曹操征譚尚越雋男子化爲婦人周羣曰將有易代之事者八年春操破譚尚秋七月曹操上言守尚書令荀彧自在臣營叅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剋捷竒策密謀悉皆共決及或在臺常思書往來大小同策詩美腹心傳貴廟勝勲業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後獨荷異寵心所不安或與臣事通功並宜進封賞以勸後進

者於是封或為萬歲亭侯八月曹操征劉表軍次西
平譚尚爭冀州九月公卿迎氣北郊始用八佾冬十
月曹操至黎陽

九年夏四月操拔邯鄲秋八月曹操破鄴袁尚熙奔
匈奴辛巳封蕭何後為安衆侯九月太中大夫孔融
上書曰臣聞先分九圻以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
夷狄詩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
衆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賂割裂諸夏鎬京
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人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
遵舊革剗五等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濱海立門欲以
六合為一區五服為羌關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

庭臨海擊析不救聖漢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類
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爲
千里國內可略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
令屬司隸校尉正以王賦以崇帝室投自近以寬遠
繇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帝從之戊
辰以司空曹操領冀州牧或說操曰宜復古制置九
州則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荀彧言於操
曰冀州求公領牧以要民心甚善至於分改九州竊
有疑焉若是冀州當取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
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內震駭人人
自恐不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便分屬冀州將皆

動心且人多悅關右將皆以動心之計今此必以爲
次第見奪一旦生變有守善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
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有江漢之間天下未
易圖也願公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
州責王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其意人人自安天下
大定乃議古制操曰微足下失之者多矣遂寢九州
之議十月有星孛于東井分涼州四郡爲梁州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斬之丁丑增
封操萬三千戶平幽冀之功也八月侍中荀悅撰政
治得失名曰申監旣成而奏之曰夫道之本仁義而
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

監既明後復申之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
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
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其致也俗亂則道
荒雖天下不得保其性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
守其度也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
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修農桑以
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置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
以乘其威制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之不畏死
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
咎繇作士政不行矣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
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賈不用

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感神明正萬物而成至治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
者審定好惡既安乎功罪毀譽亦終於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或作詐偽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
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詐民無淫
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敬其心內不
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
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
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
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志刑况於辱乎若在具中人
之倫則禮刑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

域教行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
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怠怠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
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
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
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賞以罰審信順令行賞以
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
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
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
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
患旣蠲五政旣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
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安之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有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可備史官掌其典常上覽而善焉悅字仲豫潁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綜儒史是時曹公專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頗有才意以漢書爲繁使悅刪取其要爲漢紀三十篇冬十一月并州刺史高幹反十一年正月有星孛於北斗占曰人主易位曹操征高幹斬之己丑增封操并前三萬戶食柘城陽夏四

縣比鄧禹吳漢故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涼州
刺史商邯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開化圖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三十

袁宏

十二年春曹操上表曰昔袁紹入郊甸戰於官渡時
兵少糧盡圖欲還許荀彧乃建進討之規遂摧大逆
覆取其衆此或覩勝敗之機畧不出世紹旣破敗臣
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
陳其得失臣用反於是遂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
紹必鼓行而前遂征劉表則河北延其凶計彧之二
策以立爲存以禍爲福臣所不及也是故先帝貴指
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
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
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或深辭讓操報之

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沖欲慕魯
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以貴也昔介子推有言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密謀安衆先於孤者以百
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何敢謙亮多邪三月癸丑
增封守尚書令或戶一千并前二千戶操欲表爲三
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乃止是時曹公世子聰
明尊雋宜高選天下賢哲以師保之輔成王德及征
行軍宜以爲副貳使漸明御軍用之道操從之秋八
月曹操登白狼山與匈奴冒頓戰大破斬之袁尚熙
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熙首送京師乙酉封操三
子爲列侯操不受冬十月星孛于鶉尾乙酉濟南王

斌爲黃巾所殺劉備屯新野荊州豪傑歸者日衆琅
邪陽都人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身
長八尺嘗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
崔少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之信然於是徐庶
見劉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
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宜可以就見不可屈致將軍且
枉駕顧之由是備三詣其廬因屏人而言曰漢室傾
穢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量力度德欲信大義於
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蹙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
君爲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
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遂能

剋紹以弱爲強此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謀此可與之爲援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殆天將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邨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

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霸業
可成漢室復興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諸將
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願諸君勿
復言

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司徒趙溫請置丞相秋七月曹
操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大夫郗慮爲御史大夫初
操以穀少禁酒太中大夫孔融以爲不可與操相覆
疏因以不合意時中州畧平惟有吳蜀融曰文德以
來之操聞之怒以爲怨誹浮華乃令軍諮祭酒路粹
傳致其罪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妻子皆棄市
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餘

歲隨父詣京都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通簡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不見也融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孫門者白膺請見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祖師友則僕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禕後至同坐以告禕曰小時了了者至大亦未能奇也融曰如足下幼時豈嘗惠乎膺大笑謂融曰高明長大必爲禕器年十三喪父哀慕毀瘠杖而後起州里稱其至孝初山陽張儉與融兄裒友善亡命來詣裒適出時融年十六儉不告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

爲君主也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收融及裒送獄融曰保內藏舍者融也當坐之裒曰彼來求我求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裒坐之融由是顯名年二十八爲北海太守先是黃巾破青州融收合夷民起兵自守賊張餘等過青州融逆擊爲其所敗收餘兵保朱虛稱詔誘吏民復置城邑崇學校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以彭璆爲方正邴原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鄉名曰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皆爲棺木而殯葬之使甄子然臨配食縣杜其禮賢如此劉

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年餘爲群賊所攻不能自守建
安初徵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
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初潁川陳紀論復肉刑書曰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刑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
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
殘毀其體而纔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
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融難之
曰古者吏端刑清治無過差百姓有罪皆不之濫末
世凌遲風化壞亂法侮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而欲繩之以古制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
也紂斬一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

百紂也求世休和不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
志在思死類多趨惡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芙布
爲世大患雖忠如鸞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
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
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邊功無復
悔也曹公將復肉刑以衆議不同乃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
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即陵競之行希求
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
希求無厭無以踈其欲也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
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

化然後加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閭宮者守內刖者守圉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禮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刑也縱而不死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

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於未
然也示以耻辱所以內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而不
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教化之
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
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
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
陷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案三千之
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
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
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
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化篤厚斷

獄四百幾于刑措豈非德刑用之効哉世之論者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鑼復齒於人是以民不耻惡數爲盜姦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況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則陳紀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而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天下和史遷之寃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又相刑之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善已踈矣漢書斬

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財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而今不忍截刻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改者也劉表病死少子琮領荊州九月劉琮降曹操劉備率衆南行曹操以精騎追之及於當陽備與諸葛亮等數十騎邪趣漢津徐庶母見獲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詣曹操操既有荊州水軍十萬將順流東伐吳人振恐議者咸勸孫權迎操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

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除
殘去害況操自送死何迎之有瑜得精兵三萬保爲
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天子自立又矣徒忌二
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存孤與老賊勢不
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劉備至
夏口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權
軍於柴桑備使亮說權曰海內喪亂將軍起兵江東
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
畧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
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
國抗行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戈東甲北面

而事之乎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
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
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義不辱況豫州王
室之胄英才蓋世人之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
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以全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復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雖敗戰士還者精甲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
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蹙上將軍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以兵勢耳非

心腹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
契破操必矣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
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將水
軍三萬隨亮詣備并力拒操冬十月癸未日有蝕之
十二月壬午徵前將軍馬騰爲衛尉是月曹操與周
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

十四年劉備以孫權行車騎將軍備自領荊州屯公
安七月曹操征孫權冬十月晦日有蝕之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

十六年春正月辛巳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
副丞相三月馬超韓遂反秋七月操征超遂大破之

是歲劉備入益州

十七年春正月加曹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贊拜不
名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超之父也六月庚寅晦
日有蝕之秋七月庚戌立皇子臨爲濟陰王懿爲山
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冬十月曹操征孫權
侍中尚書令荀彧勞軍於譙初董紹等謂曹操宜進
爵郡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語彧彧曰曹公本
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
愛人以禮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平之是行也操請
彧勞軍因畱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丞相軍事次
壽春彧以憂死

袁宏曰夫默語也賢人之略也政卷舒廢興之間非
所謂以智屈伸貴其多算權其輕重而揣難易君子
之行已也必推其心而達其道信其誠而行其義義
不違心故百姓知其無私道不失順則天下以爲至
當其出也忠著於時君仁及於天下匹夫匹婦莫不
咨嗟者以其致功之本義和也若時不我與中道而
廢內不負心外不媿物千載之下觀其迹而悲其事
以爲功雖不就道將何成也及其默也非義而後退
讓謀而後止蓋取舍不同故宛龍蟠以求其志雖仁
者之心大存兼愛援手而陷於不義君子不爲也苟
爲斯道四體且猶致患而況萬物乎漢自桓靈君失

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
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
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乎亂資漢之義
功之剋濟荀生之謀謀適則勲隆勲隆則移漢劉氏
之失天下荀生爲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
事屈容身無所則荀生之識爲不智矣若取濟生民
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
雖親於漢已踈則荀生之功爲不義也夫假人之器
乘人之權旣而以爲已有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子
所耻也一汗猶有慙色而況爲之謀主功奮於當年
迹聞於千載異夫終身流涕不敢謀燕之徒隸者自

已爲之功而已死之殺身猶有餘媿焉足以成名也
惜哉雖名蓋天下而道不合順終以憂卒不殞不與
義故曰非智之難處智之難非死之難處死之難嗚
呼後之君子默語行藏之際可不慎哉

十八年春二月庚寅省幽州并州以其郡國并屬冀
州省司隸校尉以其郡國分屬豫州省梁州以其郡
國并屬冀州夏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
節策命曹操爲公曰朕以不德少遭憫凶越在西土
遷在唐衛當此之時殆若綴旒宗廟乏祀社稷無位
羣兇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
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振悼于厥心曰惟考

惟祖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
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
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
君則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
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
君之功也韓暹揚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
遂遷許都造我京邑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
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
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
殞潰此又君之功也廻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反
張陽殂斃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

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
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秉大節精貫白日奮其
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
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黃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
咸梟其首海盜奔逆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
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處塞北束馬懸車一征
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賦王師首路
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
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
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
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

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序海內宣美風俗旁施
勤教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
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滅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
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
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
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
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恭王職又命晉文登
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斧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
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之是賴今君丕稱顯
德明保朕躬奉荅天命導揚弘烈綏寧九域莫不率

俾功高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慙焉朕以眇眇之
身託于兆民之上未思厥艱若涉泉水非君攸濟朕
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
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國公錫君玄
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
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
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
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
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
副焉君敦尚廉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

用錫君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君宣翼風化爰及四方
遠人迴面華夏充實是用錫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
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
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逃天刑章厥有罪犯關于
紀莫匪誅殛是用錫君斧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
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
茲弓十盧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
感千朕思是用錫君柎鬯一鹵圭瓚副焉魏國宜置
丞相已下羣臣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制徃欵哉敬
服朕命簡卹爾眾時亮庶工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

祖之休命六月己巳徙趙王珪爲博陵王

十九年春三月癸未改授魏公金璽赤轂遠遊冠夏
五月劉備剋成都遂有益州諸葛亮爲股肱乃峻刑
法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有一州初有其
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
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
怨一夫掉臂天下土崩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
弱自是已來有累世之恩支柱羈縻示相承奉德政
不修威刑不肅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
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此也吾今先威以法法行則知

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此爲著冬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非上意也曹操使人收后后被髮徒跣而出上謂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后見殺之日后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餘人

二十年春正月立皇后曹氏操女也初操以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立爲皇后三月曹操征張魯秋七月魯遂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封魏公子六人爲列侯夏四月甲午進魏公爵爲王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二十二年夏四月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

後漢卷三十
十月命魏王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設五時副車是
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醫令吉平少府耿熙等謀
誅曹操發覺伏誅三月有星孛于東井

二十四年春三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夏五月劉備取
漢中秋八月諸葛亮等上言曰唐堯至聖而四凶在
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
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威權窮凶極
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擒凶討
逆扶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
運不造之難董卓首亂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畏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佻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等州牧宜成亭侯備授朝爵秩念在輸力以徇國難覩其機兆赫然發憤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將安國靜難克寧舊都會承不密令操遊魂遂得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閹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亮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蕃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備破收漢中海內

英雄望風蟄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照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絕昔西河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河山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績效推破隗囂今社稷之難甚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立可謂寒心臣等輒依舊典立備爲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置置依漢初立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國家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江陽設壇場御王冠于劉備備上言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

奉辭于外不能除寇靜難以匡王室又使陛下聖教
陵遲六合否而不泰惟憂反側跡如疾首曩者董卓
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
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
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又未梟除侵擅國威恣心極
亂臣等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討操機事不密承
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
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
武歷年無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假寐永歎夕惕若
厲今臣羣僚以爲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
帝以來此道不廢周監二代建諸姬姓實賴晉鄭夾

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
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逆已
顯既王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
大司馬漢中王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
羣臣見逼迫以大義追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
傾危社稷將墮誠臣深憂碎首之責若應權通變以
寧聖主雖越水火所不敢辭常慮於懷以防後悔輒
順衆議拜授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高寵厚俯思自
效憂深責重驚悸累息如臨于谷輒將率六軍順時
撲討以寧社稷以報萬分九月丞相掾魏諷謀誅曹
操發覺伏誅諷有威名潛結義士坐死者數十人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謚曰武王壬寅
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據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
羣兇戡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三十
有餘載天不憝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
切傷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
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授魏王璽蔽領
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尚在邊境干
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
修諒闇之禮究魯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
旁祗厥序時亮天工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乎二月
丁未朔日有蝕之冬十月乙卯詔曰朕在位三十有

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宗廟之靈危而復存然瞻仰
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
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是
曆數昭明亦可知矣夫人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
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姜而慕之
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乃告宗廟使御史大夫
張音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魏王曰咨爾魏王昔者帝
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
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肆逆
宇宙傾覆賴武王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綏我
宗廟豈余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

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天降
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禮度克協
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奉大化饗茲萬國以
肅天道庚午魏王即皇帝位改年曰黃初魏帝既受
禪問尚書陳羣曰朕應天順民卿等以爲何如群對
曰臣與華歆俱事漢朝雖欣聖化義形于色

袁宏曰夫君位萬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
則弘濟於仁義至公無私故變通極於代謝是以古
之聖人知治亂盛衰有時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統
群生本諸天人而深其關鍵以德相傳則禪讓之道

也暴極則變變則革代之義也廢興取與各有其會
因時觀民理盡而動然後可以經綸丕業弘貫千載
是以有德之興靡不由之百姓與能人鬼同謀屬于
蒼生之類未有不蒙其澤者也其政化遺惠施及子
孫微而復隆替而復興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及其
亡也刑罰淫濫民不堪命匹夫匹婦莫不憔悴於虐
政忠義之徒無由自效其誠故天下囂然新主之望
由茲而言君理既盡雖庸夫得自絕於桀紂暴虐未
極徒於文王不得擬議於南面其理然也漢自栢靈
君道陵遲朝綱雖替虐不及民雖宦豎乘間竊弄權
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賢皆有寧本

之心若誅而正之使各率職則二祖文章之業復陳乎目前雖曰微弱亦可輔之時獻帝幼冲少遭凶亂流離播越罪不由已故老後生未有過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懷臣復之志故助漢者協從背劉者衆乖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爲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爲首然則劉氏之德未泯忠義之徒未盡何言其亡也漢苟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冒揖讓之名因輔弼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哉初魏王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嘗已爲漢三公遭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氏之臣於義

既無所爲於國選亦不爲榮也遂聽所守及魏受禪
乃下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
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
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忠賢公年過七十行不踰距
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錫公延年杖
及伏几延請之日使杖入侍又使著鹿皮帽冠虎上
章固讓不聽年八十四以壽終虎字文先幼習祖考
之業以孝義稱自爲公輔值王室大亂虎流離播越
經歷艱難以身衛主不失中正天下以此重之自震
至處四世宰輔皆以儒素名德相承秉賜雖方節不
及震然其恭謹孝友篤誠不忝前列也有子曰修少

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至魏初坐事誅癸酉魏以
河內之山陽封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焉明年劉
備自立為天子

後漢孝靈皇帝紀卷第三十

5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後漢紀卷三

三

重刻兩漢紀後序

右荀悅前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祥符中刊版於錢塘版廢幾百年今始合二書用諸家博本校其異同撥其譌誤稍條然可讀遂再刻之夫兩漢之事最備者繇司馬遷班固范曄與夫荀悅袁宏之書俱存故也其事咸萃於編年故曰紀其事分於傳表紀志故曰書讀荀袁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各以所序自達於後世荀悅之作後於班固而袁宏之作先於范曄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其體制凡例則猶黑白之不相亂河漢之不相涉也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

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故其詞縱橫放肆反復辯達明白條暢既啓告當代而垂訓無窮其爲書卓矣然比班范二史缺裂不傳僅存篇目蓋因緣世故自有次第而顯晦若有時也編修王公敦閱古訓博極羣書其出使浙東也既刻劉氏外紀以足資治通鑑又重刻舊唐書至刻此兩漢紀其艱其勤尤爲盡力諸書咸備然後綱繹上下數千載間侵尋相接矣其發揮欲廢用心高遠以加惠學者非異時刻一書一集之比僕嘗謂校讎是正文字固儒者先務然執一而意改者所當慎也蓋一字之疑後或得善本正之若率以意改即疑成實傳

世行後此字繇我而廢故學者貴於弛張變通也公
聞僕語欣然有取輒敢載之篇末因論公覃思此二
紀謂與漢書不同使並傳于後未易以彼廢此而一
字不可相雜之本意其不苟如此抑以見瓌奇偉麗
之觀必待人而後彰也紹興十二年六月甲子日汝
陰王銍序

劉王豫京

之醫必對人而發也
 字不同時表之
 臨臨與美畫
 開對語以然
 世計對世字

開化圖書館
 Washington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一

一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周

六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一

一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後

漢

紀

六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